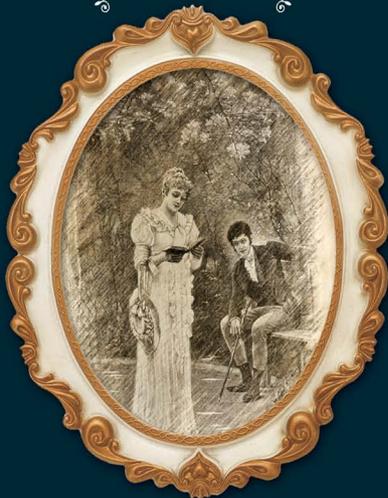


世界文学
名著

红
与
黑

· 世界文学名著 ·



红 与 黑

The Red and the Black



(法) 司汤达 著

罗新璋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法) 司汤达 著
罗新璋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 ·

红 与 黑

The Red and the Black



(法) 司汤达 著

罗新璋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与黑 / (法) 司汤达著; 罗新璋译.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7.6 (2017.8重印)

ISBN 978-7-5313-5233-4

I. ①红… II. ①司… ②罗…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3725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unfengwenyi.com>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鞍山市春阳美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选题策划: 单瑛琪	责任编辑: 张玉虹 姚宏越
媒体联络: 刘 维	统筹发行: 郝庆春
团 购: 刘静波	印制统筹: 刘 成
责任校对: 陈 杰	封面设计: 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 杜 江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 数: 431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2次
书 号: ISBN 978-7-5313-5233-4	
定 价: 3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24-23284384

目 录

上 卷

第 一 章	小城	003
第 二 章	市长	007
第 三 章	穷人的福星	010
第 四 章	父与子	016
第 五 章	讨价还价	021
第 六 章	烦闷	029
第 七 章	缘分	037
第 八 章	小小风波	047
第 九 章	乡野一夕	055
第 十 章	立巍巍壮志 发区区小财	063
第十一章	长夜悠悠	067
第十二章	出门访友	072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	078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083
第十五章	鸡叫	087
第十六章	新的一天	091

第十七章	首席助理	096
第十八章	国王驾幸维璃叶	101
第十九章	多思则多忧	114
第二十章	匿名信	123
第二十一章	与主人的谈话	128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〇年的作风	142
第二十三章	长官的苦恼	154
第二十四章	省会	169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176
第二十六章	世界之大或富人所缺	184
第二十七章	涉世之初	194
第二十八章	迎神赛会	198
第二十九章	初次提升	205
第三十章	野心家	220

下 卷

第一章	乡村情趣	239
第二章	初见世面	251
第三章	第一步	260
第四章	拉穆尔府	264
第五章	敏感的心灵与虔诚的贵妇	277
第六章	说话的腔调	280
第七章	风湿痛	287
第八章	抬高身价的荣耀是什么	296
第九章	舞会上	307
第十章	玛葛丽特王后	316

第十一章	少女的王国	325
第十二章	难道是个丹东	330
第十三章	焉知不是阴谋	336
第十四章	少女的心思	346
第十五章	莫非是个圈套	352
第十六章	半夜一点钟	358
第十七章	古剑	365
第十八章	伤心时刻	370
第十九章	滑稽剧场	376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	385
第二十一章	秘密记录	391
第二十二章	争论	396
第二十三章	教士，林产，自由	404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413
第二十五章	洁妇的操守	420
第二十六章	精神之恋	427
第二十七章	教会里的美差	431
第二十八章	《曼依·莱斯戈》	435
第二十九章	闲愁万种	439
第三十章	滑稽剧场的包厢	443
第三十一章	叫她有所畏惧	448
第三十二章	老虎	453
第三十三章	弱小者的苦难	459
第三十四章	工于心计的老人	465
第三十五章	晴天霹雳	472
第三十六章	可悲的细节	478

第三十七章	在塔楼里	485
第三十八章	权势人物	490
第三十九章	深谋远虑	496
第四十章	静退	501
第四十一章	审判	506
第四十二章		513
第四十三章		519
第四十四章		524
第四十五章		532

上 卷

SHANGJUAN

真实，
严酷的真实^①。

——丹东

① 一个半世纪以来，司汤达专家翻遍丹东（1759—1794）著作，没有找到类似的句子。卷首题词，只表示作者对这位法国大革命领袖的崇敬；同样，小说中亦屡次提到丹东，玛娣儿特小姐还把主人公于连比拟为丹东。又，书中各章题目下的题词，除英文、意文外，法文的大多系司汤达假托，有时虽署上梅里美、缪塞等人名，但查无实据，无从加注，亦无须加注。

第一章 小城

置千百生灵于一处，
把坏东西剔除，
笼子里就不那么扑腾了。

——霍布斯

弗朗什-孔泰地区，有不少城镇，风光秀丽，维璃叶这座小城可算得是其中之一。白色的小楼，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疏疏密密，星散在一片坡地上；繁茂粗壮的栗树，恰好具体而微，点出斜坡的曲折蜿蜒。杜河在旧城墙下，数百步外，潺潺流过。这堵城墙，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

维璃叶北面，得高山屏障，属于汝拉山区的一条余脉。每当十月，冷汛初临，维赫山起伏的峰峦，便已盖上皑皑白雪。山间奔冲而下的急流，流经维璃叶市，最后注入杜河，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力驱动；这是一种简易作坊，大多数与其说是市民，还不如说是乡村的居民，倒借此得到相当的实惠。然而，这座小城的致富之源，却并非锯木业，而是靠织造一种叫“密露丝”的印花布，使家家殷实起来：拿破仑倒台以来，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

一进城，就听到噪声四起，震耳欲聋；那响声是一部外表粗粝、喧闹不堪的机器发出来的。二十个笨重的铁锤，随着急流冲击

水轮，忽起忽落，轰隆轰隆，震得路面发颤。每个铁锤，一天不知能冲出几千只钉子。铁锤起落之间，自有一些娟秀水灵的小姑娘，把小铁砣送到大铁锤之下，一转眼就砸成了铁钉。这活看起来挺粗笨，初到法瑞跨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不免少见多怪。别看这钉厂把大街上的行人震得晕头转向，假如这旅客进入维璃叶地界，问起这月光鲜的厂家，是谁家的产业，别人准会拖腔拉调地回答：“嗨！那是属于我们堂堂市长大人的。”

维璃叶这条大街，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直达山顶。游客只要在街口稍事停歇，十之八九，准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行色匆匆，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

一见到他，路人纷纷脱帽致敬。他头发灰白，服装也一身灰，胸前佩着几枚勋章。广额鹰鼻，总的说来，相貌不失为端正。第一眼望去，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还兼具半老男子的和蔼。

但巴黎客人很快便会对他沾沾自喜的神情看不入眼，发觉他那自得之态，不无器局偏狭与临事拘执的成分。最后会感到，此人的才具，只在向人索账时不容少给分文，而轮到要他来偿债，则能拖就拖。

他就是维璃叶市的市长，特·瑞那先生^①。市长先生步履庄重，穿过街道，走进市政厅，便在旅人眼中消失了。假如这外地人接着溜达，再走上百十来步，便会看到一座外观相当漂亮的宅邸，从与屋子相连的铁栅栏望进去，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远眺天边，则

^① 译按：“特”乃法文de字的音译；de系法语介词，表示起源、由来、所属，用在贵族姓氏，则表示拥有某采邑或地产。傅雷先生可能受吴语影响，所译《欧也妮》《高老头》等作品，译de为“特”；其余各家，为更接近原文发音，往往译作“德”。傅译本影响较大，本书为适应读者阅读习惯，权从“特”。敞意，贵族之为贵族，不以其“德”称，而因其享有“特”权。故译作“特”，自有一定道理。

见勃艮第山脉，峰峦隐约，赏心悦目。竞逐蝇头微利的俗气倘令人觉得憋闷，那么对此情景，自有尘俗顿忘之感。

遇到当地人，便会告诉他：这就是特·瑞那先生的府邸。正是靠铁钉厂的大宗赢利，维璃叶市长才盖起这座巨石高垒的漂亮宅邸；整幢房屋，还是新近才完工的。市长的祖上，相传是西班牙人，算得上是旧家世族；据称远在路易十四把维璃叶收入版图之前，就已定居于此了。

一八一五年^①，特·瑞那先生夤缘得官，当上了当地市长，从此，他对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常感惭恧。须知花园各部分的护墙，也是靠他铁器经营得法才起造得起；如今，这座鲜丽缤纷的花园，层层平台，迤迤而下，已一直伸展到杜河之滨。

在德国，诸如莱比锡、纽伦堡、法兰克福等工业城市，这类明丽怡人的花园，多似繁星环抱；而在法国，却难望找到。弗朗什-孔泰地区内，谁家的庭院围墙造得越长，石基垒得越高，就越受四邻尊敬。瑞那先生家的花园，围墙重重，格外令人叹赏，尤其因为有几块圈进来的地皮，是出了金价买来的。且说雄踞杜河岸边的那锯木厂，一走进维璃叶，劈面就会看到。那屋顶上，你会注意到有块横板，上面写着“索雷尔”三个大字。该厂六年前的原址，如今已划入瑞那先生家的花园，正用来造最下一层第四道平台的护墙。

索雷尔老头，是个固执己见、无可理喻的乡民。市长先生虽很高傲，可为了叫老头把锯木厂迁走，也不得不跟他多次打交道，摸出大把大把的金路易。至于那条推转轮锯的公共水流，瑞那先生凭他在巴黎的关系，才得以喝令河流改道。不过这份恩典，也是在一八二几（据推断，当为二四）年大选之后，才谋取到的。

^① 是年，拿破仑倒台，王政复辟，暗示保王党得势。

市长是用杜河下游五百步远的四顷地，才四换一，换得索雷尔这才一顷的小块地。这个地段，虽然于索雷尔老爹（他发迹后，地方上都这样称呼）的松板买卖更有利，但他门槛精，利用邻居的急性子和地产癖，居然敲到一笔六千法郎的巨款。

这桩交易，事后颇遭当地精明人的揶揄。有一次，一个礼拜天，这事也有四年了^①，瑞那先生身着市长的礼服，从教堂出来，老远瞧见索雷尔老爹身旁围着三个儿子，望着他暗笑。这一笑，在市长心里投下一道阴影；此后，他未免常想，那次换地，本来可用更便宜的价钱做成的。

每年春上，有一帮泥水匠，穿过汝拉山谷，前往巴黎。在维璃叶想赢得众人敬重，最要紧的是造围墙时切不可用这伙泥水匠从意大利带来的图样。哪位业主一时不慎，用了这种新花样，就会永远落个“没头脑”的名声；这在明哲稳健的人眼里，就体面扫地了。而在弗朗什-孔泰，臧否人物左右舆论的，正是这批不偏不倚的聪明人。

事实上，这类聪明人言论霸道，令人生厌。大凡在巴黎这个号称伟大的共和之邦住惯的人，再到内地小城来栖身，就会觉得不堪忍受，原因就该到这个坏词里去找。专横的舆论——这算什么舆论？——无论在法兰西小城镇，还是美利坚合众国，其愚顽都是一样的。

^① 当指 1826 年，因本书主要写于 1830 年上半年。据司汤达研究专家 P.-G.Castex 推断：于连约于 1826 年秋，进市长府当家庭教师，主要情节都发生在此后四年之内。

第二章 市长

权势！老兄，焉可忽乎哉？足以引起傻瓜的敬重，孩童的惊诧，阔佬的嫉妒，贤哲的轻蔑。

——巴纳夫

杜河之上，大约百步之高，沿山坡有一条公共散步道。道旁修一条长长的挡墙，实属必要；这对沽名钓誉的地方长官特·瑞那先生来说，真是万幸之事！山川形胜，此处成了法兰西最美的景点之一。但是每当春上，雨水刨出条条沟壑，路面给冲得坑坑洼洼，简直无法通行。人人都感不便，倒成全了特·瑞那先生：修筑一堵六米高、六七十米长的挡墙，他的德政自可流芳百世。

为这堵挡墙，特·瑞那先生御驾亲征，三赴巴黎。因为，此前一任的内务部长公开表示，他死也要抵制维璃叶造这条步行道。如今，路墙已砌得有一米多高了，而且，好像为了气气所有的前任和现任部长，此刻正用大块石板在装贴墙面。

有多少次，前胸靠着青灰色的累累巨石，心里犹念昨宵抛别的巴黎舞场，一面纵目四望，俯瞰这片杜河流域。在那一方，在河左岸，有五六重曲折的岩壑，巉岩间依稀可见无数细小的溪流。这些小溪，遇到多处落差，便像瀑布似的飞泻而下，汇于杜河。山里的阳光十分酷热。烈日当空的时候，游人坐在这平台上寂然凝想，梧

叶桐影便足可荫蔽他的清梦。这些梧桐长势很快，绿得发蓝的浓荫，是市长派人在长长的路墙后面运泥壅土的结果，因为不顾市议会的反对，他径自把散步道拓宽了两米（虽然他是保王党，我是自由党，这件事还得称赞于他）。无怪乎维璃叶丐民收容所走运的所长——瓦勒诺先生，跟市长所见略同，都认为这片平台，堪与巴黎近郊的圣日耳曼-盎蓝长道相媲美。

至于我，对这条“信义大道”，只有一点责难，尽管有十七八块大理石上镌刻着路名，而这些路牌，又为特·瑞那先生赢得了一枚勋章；我所要指责于当局者，是路政上的蛮横做法：替壮健的梧桐修枝打杈，甚至削去冠梢。梧桐本应长得亭亭如盖，像在英国看到的那样；现在却给修剪得低低的、圆圆的、平平的，跟菜园里的大路菜一个模样。但是，市长大人的意志违逆不得；凡市府辖区内的树木，一年两次，必遭无情的剪削。当地的自由党人断言，也许是言过其实，说自从助理司铎马仕龙做下规矩，剪枝所得，归他所有，一班替公家干活的园林工人下手就更狠了。

这位年轻司铎，是省城贝藏松前几年派来的，用以监视谢朗神父和附近几位本堂神父。有一位已故的老军医，他曾参加过征意战争，退伍后退隐维璃叶——照市长的说法，此人生前既是雅各宾党，又是拿破仑派。某天，竟敢当面对着市长，抱怨说不该定期刈夷嘉木。

“我喜欢树荫，”特·瑞那先生答复的口气，高傲得适可而止，因为对方是得过荣誉勋章的外科大夫，“我喜欢树荫，我的树只有这样修剪，才能树茂荫浓。我想不出，一棵树除非像胡桃树那样有用，倘不能提供收益，种来何用？”

在维璃叶，“提供收益”是权衡一切的金科玉律。这四个字，概括了四分之三以上居民的习惯想法。

“提供收益”，在这座风光绝胜的小城，成为决定一切的理由。外

地人来到这里，进入凉爽而深秀的山谷，醉心于林壑之美时，首先会想到，当地居民对美一定特别敏于感受。其实，家乡风物之美，他们固然谈得不少，不能说不受重视，但那是因为能招揽游人，游人花钱能喂肥客店老板，客店老板则通过纳税，给小城提供收益。

这天，秋日晴朗，特·瑞那先生由妻子挽着，沿着信义大道闲步走去。特·瑞那夫人一边倾听丈夫语调庄重的谈话，两眼却盯着三个孩子的一举一动，不无担心。大儿子约莫有十一岁，常常跑到路墙那边，样子像要爬上去。只听得娇音嫩语的一声喊：“阿道尔夫！”孩子才放弃胆大妄为的打算。特·瑞那夫人，看上去是位年约三十许的少妇，依旧相当娟秀。

“他说不定会后悔的，这位神气活现的巴黎人物。”特·瑞那先生气呼呼地说，脸色显得比平时苍白，“要知道我在宫里也不是没有三朋四友……”

关于内地生活，不才尽管可以写上二百页，想我还不至于那么蛮不讲理，忍心让读者诸公受罪，领教一番内地人极其啰唆而又老于世故的谈话。

这位令维璃叶市长头痛的巴黎人物，不是别人，正是阿拜尔先生。两天前，居然给他动出脑筋，不仅进入监狱和丐民收容所，而且还参观了市长等社会贤达开办的赈济医院。

“不过，”特·瑞那夫人怯生生地说，“既然你们办慈善事业，清正廉明，那位巴黎先生能找什么碴儿呢？”

“他是专门来散布流言的，然后再写成文章，登在自由党的报纸上。”

“那种报纸，你不是从来都不看的吗？”

“但是那些雅各宾派的大作，老有人在提起，分散我们精力，妨碍我们去做好事。至于那个本堂神父，我是一辈子也饶不了他的。”

第三章 穷人的福星

一位品德高尚、不要阴谋的神父，是一村的造化。

——弗勒利

维璃叶的本堂神父，已年届八旬；由于山区空气清冽，身体像铁打一样结实，性格也如铁一般刚强。这里应该交代一下，作为本堂神父，他有权随时出入监狱、医院，甚至丐民收容所。阿拜尔先生是由巴黎方面介绍，来见这位神父的。来人很机敏，选准清晨六点，抵达这座喜欢打听的小城；而且一到，便直奔神父的住处。

信是特·拉穆尔侯爵写来的，侯爵身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是富甲一省的大财主。谢朗神父看着来信，颇费沉吟。“想我偌大一把年纪，在这里人缘也不错。”临了，他低声自语道，“谅他们还不敢把我怎么样！”便转过身来，望着巴黎来客。虽说神父年事已高，两眼依然炯炯有神，闪耀着神圣的光辉，表示只要是高尚的事，即使担点风险，也乐于助成。

“请随我来吧，先生。不过当着狱卒，尤其是收容所看守的面，希望你对看到的一切，不要妄加评论。”阿拜尔先生明白，他遇到了一位热心人。于是跟着这位可敬的神父，参观监狱、收容所、济贫院等处，提了许许多多问题，听到奇奇怪怪的答复，即便如此，他